

進思續錄 九之十四

漢書門		九三九
類		七九
函	架	四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九		類
函	架	四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9
冊數	4 (3)
函號	298 191



近思續錄第九卷

治法類

淺草文庫

皇矣卒章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
羣神以致來附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
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
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
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
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

以不得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
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
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
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
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
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

之徹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
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
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
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分而取其一
蓋又輕於十一矣切料商制亦當似此而
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
亦不過十一也孟子集註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

黨爲州五州爲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此鄉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

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二十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一家而其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用者不悉調此一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爲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爲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

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王張這一等

人語錄

爲政以德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爲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或問爲政以德先生曰爲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亦不是堯然全無所作爲德備於已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不

在政事上却在德上

問敬事而信先生曰大事小事皆要敬聖人只理會一箇敬字若是敬時方解信與愛人節用使民若不是敬其他事都做不得或問爲政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先生曰某嘗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泄民行法非威嚴不行須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

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
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其
謂壞了這寬

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
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
仁長入孰大於此者乎

彌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
謂彌令者徒掛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

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
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吾輩今
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爲斯
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
世姑息不得直須其他理會庶幾善弱可
得存立

法度尚可爲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
行法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之事
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

或問論治便要識體莫是治天下有天下之
體治州縣有州縣之體事事各自有體否
先生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訐勸農
桑抑末作皆其體也近臣當以蹇諤爲體
遠臣當以廉退恬靜爲體若不識得體時
正大體事都不管所爲皆是細碎之事

諸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國朝以來置轉運
使副判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
又有總領侍船玩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
又別置都統制大抵牧伯之任分爲五六
此其爲冗官也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
民之職提刑本是仁民之職今以經總制
錢反成不仁之具也

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入

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無理會

楊奎說王詹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史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為感動

古者以心為學以德為治故風俗淳厚而事益簡後世以文章為學以法律為治故風俗愈薄而事益繁文集

祖宗法催科至九分止自曾丞相懷為戶侍時不用此法必須催足至今如此語錄

李揖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先生曰某在同安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

以一幅紙截三片作小勝子遍貼云本廳
取幾日點追某鄉分稅仰人戶知委只如
此到限納者紛然只是一箇信而已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先生曰據某
說時而今只是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
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
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攘又曰三
十年一番經界方好

近思續錄卷之九畢

近思續錄第十卷

政事類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
 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
 陰為小人予嘗推易以觀天下之人凡其
 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
 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
 虎之為猛如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

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恣回互
隱伏糾結如蚯蚓瑣細如蟻蟲如鬼蜮狐
蠹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
小人也 易說

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
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
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
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

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
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名之曰
師用師之宜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
得吉而無咎 易本義下同

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
九二為一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
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
則亨也

嚴者君子自處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
 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
 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
 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以久有功
 則兼於外故可大
 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
 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以易

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而
 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而趨上而知
 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
 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
 懼而無易者之傾也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
 者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
 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

居其中悔自凶而趨吉各自吉而向凶
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
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有新為後
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
新然當使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
害

鶴鳴之詩不可知其所以然必陳善納諫之
詞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

不可揜也

魚潛在淵而或在干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
有樹檀而其下維籜言愛當知其惡也他
山之石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
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
庶幾乎

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強禦以
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也

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

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自失之

悔矣論語集注下同

澹臺滅明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

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

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

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

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若自處以簡

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

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

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

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

可見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

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學禮
 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今人獄
 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務是非善惡只務
 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
 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
 也

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
 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饉時理
 會更有何策

或言幸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
 劫禾者斬開糶者配先生曰這便見他有
 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
 刊收民丁推割賦稅是治縣八字法

近思續錄卷之十畢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思續錄第十一卷

不教學類

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二曰至德以為
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
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
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
力行蓄德廣業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

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
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
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凡此
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
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
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相須而為用
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
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

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又無以廣業而
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
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不務孝德而
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
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也此先王之教所
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
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

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是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得而行不能以有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未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自不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

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焉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

下同

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
 知仁聖義忠和其行六孝友睦婣任恤其
 藝六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
 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脩
 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
 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
 無所偏廢

先生論學者曰書不記孰讀可記義不精細

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
 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
 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
 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
 人一躍躍出見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
 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
 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不是小事
 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

而無躡等之弊論語集註下同

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有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顏魯是已成德達材各因其所長而教之

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材如孔子之於由賜就所問而答之如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孟子集註

循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

法垂訓於天下是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謂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不能不異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全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

疎之殺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据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于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

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而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也 中庸或問下同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語錄下同 教小兒只是說箇太緊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作段字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撥

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叶韻處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所存 教女子如曹大家女誡温公家範亦好

近思續錄卷之十一畢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近思錄卷十一 and 警言類.

近思續錄第十一卷

警言類

過則勿憚改勿者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
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
難而苟安也 語錄

程子謂驕氣盈各氣歉蓋驕吝雖有盈歉之
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
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

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樂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樂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君子之好樂可不謹哉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

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

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所以過人欲於將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

中庸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

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

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滌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

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滯燥
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
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千聖
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
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

意愈切矣其後周之武王踐祚之初受師
尚父冊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
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几席
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
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
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大學或問
今日克念即可謂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
敬之間天壽不貳先生曰不貳是不疑他若

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
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夭壽不貳此便是知
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
功

或問子在川上章先生曰此是形容道體程
子所謂與道爲體一句最妙其嘗爲人作
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悟
有本之無窮又問其要在謹獨先生曰能

謹獨則無間斷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
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矣如何會如川流
底意

損者二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志是心之所向意又是志之支脚志公而意
私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
立作意思意便有僭竊意思

過者無心而爲過惡者有心而爲惡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

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

底

問敖惰先生曰敖便是惰敖了都不管他便

是惰

問剛與悻悻何異先生曰剛者外面退然自

守而其中不屈於慾悻悻者外面有崛彊

之貌其中實懷計較勝負之心此便是慾

卷之十二畢

近思續錄卷之十二畢

近思續錄卷之十二

六

莊子有言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其意以
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
刑亦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
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
矣夫謂之為善而近名者聖賢之道但教
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者
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
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

公而稍入於惡矣謂之為惡無近刑者君
子之惡惡如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
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其
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
其計私害理又有甚焉是不可不察也
帖
下同

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
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

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
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
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
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
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
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若不讀之爲
愈也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

講求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
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
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
輕疑定收斂之實以聖賢親切之訓也若
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
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
陋狹劣而不足觀必如司馬遷班固范曄
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

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此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毋乃悖之甚耶

近來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身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一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為吾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

備

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寞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

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

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而然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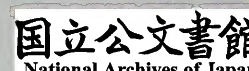
近思續錄卷之十三畢

我... 不... 向... 主...

近思續錄第十四卷

人品類

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論語集註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之則克去好勝之心不為功能所使所以不矜伐也 錄語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也

孟子集註

六經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

語錄下同

伊尹伯夷柳下惠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

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

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

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

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孟子集註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

讓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

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

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矣論語下同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程子以為曾子

之言蓋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

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

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
熟察而詳記之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
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
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得言而顯哉

孔子於卿黨恂恂如也與上大夫言則問問
與下大夫言則侃侃此理多少細密下語錄

子路有愛人利物底心顏子有平物我底心

孔子則有萬物各得其所底心

子路資質大段高但其病是有些子粗

有子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子皆
服之

子夏篤信聖人但看他言語如執德不弘信
道不篤博學篤志切問而近思之類便見
得他有箇緊把底意思○顏子明睿所照字
真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

顏子生知之次

顏子之於聖人相去甚近只隔一膜耳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

顏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耳

顏子居陋巷蕭然一寒士爾乃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伊尹耕莘野纍然一匹夫爾乃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又曰曾點見得甚高却於工夫上有踈略處漆雕開見處不如曾點然有向進意

曾點之學盖有以見夫人慾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

肩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
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
事為之末者氣象不侔矣論語集註

曾子與曾點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
到一是從上見得語錄下同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鈍則無走作

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
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

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

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

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文集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曾子三省者來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曾子做義上工夫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

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子房用智之過有

微近テ諂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狹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也手帖

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語錄下同

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見識高處

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則且學伊

川橫渠

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
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慈精深尤耐咀嚼然
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
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
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橫渠工夫
最親切程氏規摹廣大人皆以為易
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
地勇方做得人皆以為難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這
物事熟了自然前知而後知
邵堯夫是空中樓閣言看得四通八達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在無
一事不理會過一旦在宋大用之便做出
許多事業
范文正傑出之才
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見摹大又龔溫公差細

密又小

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尹和靖王

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

將樂人性急粗率龜山却恁寬平此是間出

然其粗率處依舊有風土在上蔡先生學

于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

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說終篇成誦夫子笑

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

其所學而學然其為人強力不倦克己復

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

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

於世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

論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

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

其綱領文集

來得於上蔡者為多語錄下同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延平先生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先生因論道

理曰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

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

見識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

見得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

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

近思續錄卷之十四 畢

寬政戊午

其言所精者... 其言所精者... 其言所精者... 其言所精者... 其言所精者...

朱夫子挺命世之資承濂洛之統廣大
精微博應曲當於聖賢之書深淺精粗
毫分縷折直窮其到底而止既皆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
聖模賢範復粲然於世如大明中天凡
有目者悉可得見之於戲盛矣至矣斯
又於周程張四夫子之書而取其關於
大體切於日用者輯為近思錄近思者

近思錄卷之二
何謂也程子曰以類推之所謂求端用力處已治人辨異端觀聖賢其綱也自六經語孟之後未有如此之明且盡者也而其躬自折理無毫釐之繆處事無過不及之差所以垂教於世者蓋無與於此於斯門人覺軒先生倣夫子之例而專輯其言行名之曰近思續錄合二錄而潛玩以有得焉則天下豈有不可

窮之理不可為之事哉矧亦從之以及夫全書以及六經則何有不通乎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足於此而於夫子之全書不以沉潛反復優柔厭飲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豈足以窺見乎竊以先聖所以設教則天命之發見於人事者即脩己治人之道也四子所以發明者亦此道也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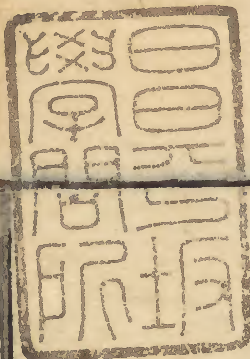
子所以研精者亦此道也古今一道千
聖一揆時雖有異言如合符是皆所謂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前聖繼絕
學為萬歲開太平而道統之所寄者也
於呼至矣乎或曰子朱子於溫公康節
其平日尊之至矣且於他書則多取其
言而於彼錄則無或取之者何也曰二
公之學固非小子所敢為言而依夫子

之言而竊窺之其學各有所長而於其
大本處未免有少異則已為二本矣其
立言雖深邃制行雖篤實於此錄論傳
授之心法義理之精微則不得取之至
他書泛論物理則從其所長而不得舍
之蓋不可以毫釐之差自有不得不然
矣於呼嚴哉或又曰橫渠之於二程固
有高下不可誣焉而朱夫子於近思錄

取其言次子程子呂張之於朱子猶橫渠之於程子而覺軒不同錄而別錄之者何也曰竊按橫渠之於程子猶備體有生熟之分耳呂張之學亦雖後生非所妄論而亦以朱子言二公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後高處去伯恭踈畧後卑處去之類而視之則二公之高下亦可見而共不得列於續錄不亦宜乎然而

其言行遠有與夫子同旨而切於日用者不可亦以表之不為用工之助故別錄之而不雜于師說固非有不足于斯以附之也余昔在海南聞有此錄而索之不能獲焉乃不自量而私欲倣退溪先生因不得見王魯齋之所選之朱子書而自加損約以為用工之地而凡於朱夫子之說雖畧記之而以不敏且無

餘力而未能遂其志間幸得此書不勝
 歡賞焉抑於其選之精粗節之當否則
 非小子所敢議矣而又同志之輩欲廣
 其傳以共講之因命剞劂氏繡梓顧雖
 有先儒之註解而妄意以為未足為定
 說故今不專取之而姑俟他日云爾
 寬文戊申八月望日谷勿謹題其後



其言亦通亦與夫古同者而必欲其

而於子云

